

張伯倫的外交

陳炯文

一

法西斯陣線正在瘋狂地向世界各弱小民族進攻和侵略的時候，整個世界和平遭受極大的威脅，這不能不歸咎於民主陣線連系的脆弱。法西斯陣線兇焰的高張，民主陣線連系的脆弱，是由於民主國家只知消極地敷衍和平，而不知用積極的方法聯合世界上一切民主國家以阻止法西斯侵略者的侵略。但是主要的原因，未嘗不由於張伯倫先生不斷地向侵略者以重大的一貫的讓步的政策有以助長。

張伯倫先生的意思，是在避免戰爭；同時認為欲謀世界的和平，只有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共同維持的錯誤見解，所以不惜任何巨大的犧牲，出賣了弱小民族國家，而向法西斯侵略者的妥協和讓步。殊不知不同道不相為謀。看希特勒吞併奧國後，又開始在奧建築一千多哩的軍事公路，並將江防艦隊開往多腦河流域上；同時在他演說詞中認為居住捷克的德國人應該回復日耳曼式的和平。無疑地又將準備向捷克進攻了。慕沙里尼於三月三十一日在參議院演說中曾表示：進攻是最好的防禦。他同時宣佈備戰已經完成，不過等候着時機來臨而已。

由這樣看來，侵略者的魔手已準備着向民主國家的進攻是毫無疑義的。而世界的戰爭更無法避免。所以目前世界和平與戰爭的關鍵完全繫於民主國家能否聯合進一步對侵略者採取有效的制裁而定；而民主國家的本身又能否聯合，則以英國為馬首是瞻。但英國外交的大權是結集於張伯倫一身，故張伯倫的外交政策是最得人注視的。

二

英國的外交，一向是操於保守黨的手上，所以他們的外交政策是極端保守的，而優柔寡斷的；同時有其傳統的政策。自歐戰以後，資本主義本身的沒落，弱小民族及殖民地革命運動的復興，尤以蘇聯的社會主義試驗的成功，在在都給予英國統治階級以極大的威脅和致命傷。因此英國為保持其原有的地位計，為保護其資本主義計，為穩定其國際間的均勢計，不得不以此三者為其基本的外交政策。雖其間因國際情勢變動而常徘徊於侵略國家和平國家之間，但他的基本原則是一貫的不變的。及張伯倫繼鮑爾溫出任首相後，繼承這傳統的政策，而對於反社會主義的，反自由主義的，反國際主義的和反民主主義的法

113314 西斯國家，不惜任何犧牲而與之修好，以爲他們的援助。因爲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和民主主義都是英國統治者所害怕，而足以影響他們原有的地位失墜的，故利用之以保持有利於他們自己的均勢，而維持其一種中立的地位。

張伯倫雖然不是克里夫頓系 (Clivedon Set) 的人物，但他一向是與極端死硬派的克里夫頓系人物互相往還的。同時他的政策也是與極端死硬派的主張大致相同，而且替他撐腰的也是克里夫頓系，所以張伯倫的外交主張是跳不出克里夫頓系主張的範圍。但是克里夫頓系是英國一部分極端死硬派的政客所組成，他們常利用在政治上和輿論上固有的特殊勢力，倡導一種支持侵略者政策，以操縱英國的外交。當艾登辭職的時候，而繼任外相人選，又爲克里夫頓系主要人物哈立法克斯。

張伯倫的外交政策，在這二重支配之下，故一再向侵略者的讓步。這種縱容侵略者的政策，已經受到各方面的指責；同時因爲對義談判而將青年的艾相逼走，更遭受全國人民的反對，甚至要求張氏下野；在議會席上，又遭反對黨的非議而加以猛烈抨擊；全世界人士更認爲他向侵略者讓步而出賣了世界和平。

三
張伯倫繼承着英國的傳統政策和克里夫頓系的主張而爲其一

實的外交政策，所以他出任首相後，首先準備對日本談判妥協；及堅持對西班牙不干涉政策；在北京會議時，企圖調停中日衝突；在殖民地問題上，準備接受德國的要求，一連貫的向侵略者讓步，因而與他的外相艾登意見紛歧。本來他們兩人對世界和平與集體安全制度的主張已經不同，在張伯倫的主張自有繼承，是不贊成集體安全制度，同時主張國際糾紛，應由局部來解決的。可是艾登的主張，認爲對世界和平，只有確立集體安全制度或集體和平的組織，不能對侵略者只知讓步。所以他主張維持國聯盟約，而反對任何侵略的戰爭；同時主張以集體行動來制裁侵略者，故他堅決地不承認以武力侵佔之土地，而給侵略者以重大打擊。因此他們的意見日益分歧。及至英意談判問題發生後，在張伯倫只知遷就意國，以謀英國一時的苟安；而艾氏則以意國先撤退西班牙志願兵，才有談判之餘地。因此，二人意見的衝突，更達頂點，而艾登不得不被逼而去職了。

自艾登去職後，張伯倫在英國及各國輿論上備受極大的譴責，尤以美法蘇聯等國更爲惋惜。可是張氏的性格，褊狹而又固執，不顧英國人民的反對和國外的批評，仍然一意孤行，繼續向侵略者讓步，以至法西斯的氣焰更爲高張，而民主陣線勢力日形削弱。張伯倫雖然明白侵略者的野心有引起世界大戰的危險，但他仍然沒有勇氣和堅決地採取阻止侵略者的行動，徒然對侵略者妥協讓步，目前張伯倫的外交對侵略者的讓步更爲明顯。

第一自希特勒以武力侵併奧地利後，張伯倫唯一的表示，只有一紙空文的抗議，抗議無效，則來一套「既成事實」而予以承認。如此，能滿足希特勒的野心乎？試看：二月二十日希特勒所發表的外交政策，無疑地又將以捷克爲其侵略的目標了。然自希特勒發表演詞後，捷克當局則感德國之大日耳曼主義有進攻捷克的危險，故捷克首相霍沙於

三月四日發表演說：「如希特勒所稱德國境外有日耳曼人一千萬，意指捷克境內三百萬日耳曼人可一律由德國加以保護，則希氏此語，無異對捷克內政加以不正當的干涉，捷克邊境不許他國加以侵犯，其內政亦不許他國干涉，捷克祈求和平，但於必要時亦當出而自衛。」同時捷克駐英公使瑪薩利克曾一度要求張伯倫明白表示，可是張伯倫對此漠不關心，只對瑪薩利克表示模稜的態度，而不願對捷克提出具體保證的方法，并且勸誘捷克對德讓步，以滿足德國的野心，更於三月二十四日發表聲明：英國在國際聯盟範圍外對捷克不願負新的義務。這無異是對捷克安全不過問而向德國示弱，因而更鼓起德國對捷克冒險的野心了。捷克的局勢雖然可慮，但捷克政府曾宣言堅決擁護領土的完整與獨立，同時捷克與法國及蘇聯皆訂有互助條約，故法國會向捷克提出保證：如捷克的安全發生危險，法國將履行保障捷克安全的義務。同時蘇聯亦對捷克安全提出保證：如捷克遭受攻擊時，蘇聯必當出而予以援助。希特勒看到這樣情形，不能不有所顧忌，不敢再進一步作冒險的嘗試，乃於三月十二日對捷克提出保證：德對捷克無領土野

心。而捷克問題才漸漸緩和下來。這是證明維持世界和平祇有用武力來阻止，如果處處讓步妥協，不特不能制止侵略者的野心，而且反會增加他們侵略的氣焰，而使國際和平受到極大的威脅。假使當時捷克接受張伯倫的勸告，那麼，捷克又在張伯倫的外交政策下犧牲了。

第二對西班牙問題，張伯倫用同樣的曖昧方式依舊採取不干涉的政策，他的用意是想避免與德意發生衝突而引起國際戰爭。爲了避免這種戰爭，不得不準備犧牲西班牙以討德意的歡心。因爲張伯倫認爲如果西班牙政府軍的勝利將會損害德義的地位，而加促了法西斯的崩潰，予英國資本主義以嚴重的影響，增強了蘇聯的地位。反之，如果是弗朗哥勝利（一）可以滿足德意之要求；（二）西歐戰事可以緩和（三）蘇聯地位從此低落。因此，張伯倫對於叛軍弗朗哥不特予以同情，而且予以經濟上的援助；同時對於德意違犯不干涉協定而遣派大軍到西班牙參加作戰的舉動，又不特不加以譴責，而且再進一步勸法國不要干涉西班牙問題，俾弗朗哥早日獲得勝利。故張伯倫於英意協定談判中對撤退西班牙志願兵一層，不願多所論列，只求敷衍了事，以爲英意談判讓步的先聲，不致引起德意的惡感。在張伯倫的意思，以爲用這種巧妙的方式討好德意，以滿足他們的野心，而不再從事向西歐的發展，使德國可以集中力量以對付蘇聯，而在這個期間，在國內積極擴充軍備，準備德俄兩敗俱傷時，英國將來操世界的牛耳。此計誠妙，無如法西斯的國家肯上張伯倫的大當嗎？張伯倫不惜犧牲弱小國家

113316 的利益，以維持其暫時的苟安，爲其一貫不變的政策，以冀將來操世界的牛耳，與其說張伯倫的現實外交，無寧說是夢想吧。

第三、承認意國兼併阿比西尼亞問題，張伯倫爲謀英意協定得以成功起見，當國聯開會之日，於是準備將阿比西尼亞作爲英意協定的犧牲品了。儘管阿皇塞拉西如何的呼籲請求主持公道法紀，儘管蘇聯及中國與西國政府的代表如何仗義執言，也不能打動英國的心坎。而提出議案請求行政院重新考慮國際現狀准許各會員國自由承認意國兼併阿比西尼亞問題，這無疑地說，英國要求國聯取銷一九三六年六月四日國聯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聲明凡以武力變更各國領土之現狀者，各會員國均不予以承認。」使各會員國得以自由行動，而取得合法之承認而已。在這樣自由承認的原則下，得到法國的支持，而阿比西尼亞就在英意協定下犧牲了！

綜上所述，張伯倫的外交政策只求英國暫時的安寧，而不惜對侵略者予以極大的讓步，對弱小民族的呼籲竟充耳不聞，實爲可恥。捷克問題雖然緩和下來，但希特勒就肯這樣的罷手嗎？同時捷克方面已沿捷德和捷奧的邊境建築堡壘，并設空軍根據地，發展空軍實力，以謀抵抗。德捷戰爭更形深刻化，而無法避免快要降臨了。最近幾天來，德捷風雲，益爲緊張，弓在弦上，有一觸即發之勢，戰爭更無法避免了。至西班牙問題，在他國內人民繼續的英勇抗戰，卻使侵略者在短期內消滅政府軍的幻想，完全破滅。儘管張伯倫怎樣的犧牲，而西班牙人民爲獨立自

由而作壯烈的鬪爭，卻會攪破侵略者的好夢。最後阿比西尼亞問題，在民族英雄塞拉西領導之下繼續作持久的抗戰，雖然他的主力部隊已崩潰，但他成千成萬阿比西尼亞不願做亡國奴的大衆所組成的游擊隊，正在爲爭祖國的存亡而進行着英勇的壯烈的鬪爭，而使意大利殖民和開發阿比西尼亞的計劃成爲泡影，無從實現。張伯倫又何必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作此出賣弱小民族的罪人呢！

四

張伯倫不顧英國人民的反對，和工黨、自由黨的猛烈抨擊與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國家的責難，固執成見，一味向侵略者讓步妥協，推厥原因，最低限度有這樣的企圖：

第一、是想設法避免戰爭，故不惜用種種方式以求滿足侵略者的野心，以緩和歐洲的戰爭；同時使戰爭的火焰燒不到英國。

第二、他絕對不信任集體安全制度；他認爲欲尋求世界和平的更實際辦法，只有成立區域協定。因此主張國際糾紛應由局部來解決。故對李維洛夫所提出的召集國際會議以尋求世界和平的建議認爲「妨礙歐洲和平」而遭拒絕了。

第三、他企圖成立英法德意四強公約，故英意協定成立後繼續進行英德談判；同時策動法意的談判，以緩和歐洲戰爭的危機。但四強公約如不可能時，則英意協定最低限度亦可以拆散羅馬柏林的軸心。

第四、他想拋卻一切理想而從現實主義的方法以追求世界和平，故不惜用犧牲第三者的手段去轉移侵略者的目標。

第五、他希望爭取時間以擴充軍備。故一方面用種種的方式而對侵略者讓步妥協，另一方面則加緊擴張軍備。

張伯倫這種過於現實的外交，對世界和平的維持不特沒有得到利益，而且增長侵略者的氣焰與加速世界戰爭的危機。所以他自逼走艾登後，遭受各方面的抨擊時，他爲保全其地位計，曾於三月二十四日發表他的外交政策。其演詞中有「英國外交的基本政策，是在求世界和平。如果在這幾種情勢之下，英國也不要避免戰爭，如（一）爲着履行條約之義務；（二）英國的利益如領土的完整或交通的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三）假如英國非挺身作戰不能保全他所希望保全的利益的時候，也將出而作戰。」然而反轉過來又說：「在可能範圍內，英國仍力求避免戰爭。」可是言論與行動適得其反。就奧地利而言，在對奧和約中英國對於保持奧國的獨立，不是負有條約上的義務嗎？而現在張伯倫非但不履行條約上所應負的義務，並且還首先承認德國併



奧爲既成事實。又如阿比西尼亞的犧牲又何嘗履行國際條約的義務呢？反在他避戰的掩飾下而送掉了。所以張伯倫一生的外交只是柔疑懦弱，而將英國的外交更陷於深刻的矛盾中。

總之，張伯倫的打算只要是歐洲得到安全的保障，英國本身燒不到，其他一切可不顧問，而不知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因此造成侵略者愈加凶橫，民主陣線連系的脆弱，集體安全制度的破壞，世界和平遭受重大的威脅。張伯倫雖滿口祈求和平避免戰爭，然實際上無異鼓勵侵略者的進攻，而擾害世界和平。故法西斯的國家德意日敢向世界和平的國家無忌憚地侵略，未嘗不由於張氏有以長成。

張伯倫這種對侵略者讓步的外交政策，是把英國的外交陷入空前混亂中，遭遇全國人民和反對黨的堅決反對，政府內部的意見又不一致，而保守黨中的見解又不統一，各式各樣的政客到處發表攻擊外國輿論又多不滿，張伯倫的地位不久的將來快要因此而塌台呢。

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於廣州。